

新见黄以周佚文——昆亭上刘《刘氏家谱序》

□刘辉

前辈胡主任翻阅资料时见有宁波刘姓分布及族源，知我族来源正是北仑昆亭，拍照分享与我，不胜感激。重温族史之余，尤喜见有黄以周先生所作序文，翻阅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的《黄以周全集·徵季杂著》，未见此文，知为佚文矣。黄以周先生，集浙东学派殿军人物、传统儒学集大成者、新旧儒学传承关键一人三大角色为一体，是舟山优秀传统文化中成就和地位极高一人。新见佚文，于先生生平事迹和学问事业研究，均有裨益，故不避浅陋，著文介绍之。

黄先生序文录如下：

尝闻朱柏庐先生有云：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；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。旨哉言乎，余乃今益信之矣！夫能诚祭祀，则知祖之当尊与宗之当敬；能知尊祖而敬宗，则知祖宗之讳字、生平、配葬及以及生平之名行事功，无不宜笔之于书。然不读经书则冥如夜行，而有志莫展，虽欲奉祖宗之名行事功，与夫生平配葬笔之于书，而势有不能，亦徒听其湮没而已矣！今年春，宗房首事等延师葺家谱，属余共参其校录，余自揭谓陋，何堪斯任。顾虑既承见委，弗敢辞。及考校宗乘，知我始祖启二公，当为宋之季世由之，昆亭上刘一族，以启二公为始迁祖，奉郭德纲公为鼻祖，其谱创于明万历间，茅山族人志克，谱中所称怀云先生是也。康熙戊辰间，族人延张启祥煌重修前谱。嘉庆癸亥间，延朱沧整又修之。咸丰甲寅间，又延沃少南正枋再修，虽体例间有出入，大率奉怀云所创为定本。今年春，族长怀业，司事慈孚、义福、让能等又议重修宗谱，延李茂才云阶总其事，复邀余至其家商订旧谱。余阅叙旧例，间有特近僭薄，字沿传伪者，与事诸君商而修饰之，勘定之。慈孚乃录茅山万历谱图表一卷冠首，又详考刘谓、刘政一进谱表前后题名错误，郑忠定叙文似有后人□入言，皆精审，采附各篇之末，是能以史乘校正家乘矣。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俾后之人有可考订，以视他族之泯泯从事于谱者□乎，其莫尚已。孟月采访，季秋藏事，族人踊跃，凡九阅月而谱成。慈孚又以书来告，乞余识其事之顛末，爰为之序。

海上诗路文化

从浪花到海魂：蔡其矫的“舟山诗笺”

□游舒敏 周驰颢

一、山海之间的诗意捕捉

蔡其矫的舟山之行，始于对春日山海的沉醉。早春三月的舟山，飘着蒙蒙的春雨，将远处的青山笼在一片朦胧之中。于是，《舟山早春》诞生了：“雨丝遮断青山/它一会儿飘洒，一会儿又突然消失/田野溢满了绿色/路旁的油菜花比阳光还照眼/山茶在岩上怒放红艳的花朵/骑牛的牧童绕着小湖走过/春天在雨中唱着慢声的歌/海水一夜间尽成黄色，一切经过的船只都挂湿的布帆/港湾里响起阵阵的锣鼓/那是人们在欢送渔船的隊伍出发/每一只桅杆都飘扬旗帜，每一双眼睛都满怀热望/海上丰收的季节又到了。”

全诗以“雨丝”作为核心意象，既呈现出“遮断、飘洒、消散”的动态变化，又暗合早春气候的不确定性，为全诗奠定了流动的美学基调。诗歌的第一部分更多关注“青山”“油菜花”“山茶”等陆地自然意象，而在第二部分，则通过“黄色海水”“湿布帆”将视角转向了海洋中渔业劳作的场景，早春的雨不仅是自然的美景，更是渔业生产的号令，“每一支桅杆”“每一双眼睛”更是写出了渔业劳作的集体属性。全诗以“雨”为线索，将舟山田园春景与渔民集体劳动结合在一起，使人见证了山海之间的诗意。

若说《舟山早春》是一幅静谧的水彩画，那么《沈家门渔港》便是一卷沸腾的油画。春汛时节，蔡其矫来到百年渔港沈家门，万千渔船汇聚于此，构成波澜壮阔的盛景。清晨，他独自伫立在石砌堤岸，海风裹挟着鱼腥与咸湿扑面而来，瞬间将他卷入这片喧闹的海上世界。诗中聚焦渔民群体“紫色的胸膛金属般发亮/那是海浪在他们胸上浇了青铜”，以“青铜”喻指海风日光雕琢的肌肤，凝练劳作与自然的博弈痕迹。“穿梭的渔夫”“大声呼喊”与“归航渔船”“青灰烟柱”构成动态场景，鱼腥气与号子声交织，形成充满张力的生活场域。诗人让渔港成为海与人共生的见证——舢板穿梭、桅杆林立间，既有海洋的严苛，更有人类在风浪中淬炼的坚韧。在《沈家门渔港》中，没有刻意的雕琢，只有对生活本真的描摹：渔船的归航、渔夫的号子、海风的气息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生命力的海上生活画卷，让读者仿佛能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，闻到空气中的咸湿与鱼腥。

二、夜色与帆影中的生命哲思

夜幕降临，蔡其矫决定独自去岸上遛遛，他想在这宁静的夜晚，从大海中寻得一种慰藉。海浪轻拍船舷，发出细碎的呢喃，像是在诉

质疑》一文有云：余年五十二遭英咭喇兵厄，旅寓镇邑，十二年始有居室。

而道光二十二年，黄家明确是居住在紫石村（一说紫石甘溪村）。

故可知，在正式定居前郑之前，黄式三一家是租屋居住的，很可能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中。

紫石与我祖宋末初到落脚地大溟近在咫尺，与前郑黄家桥隔芦江相望，古有紫石庙，王安石为鄞县县令，巡视东乡时曾投宿此庙。而与昆亭，仅一岭相隔，举步可达。

避居宁波时，黄以周才十三岁。黄式三以课子、坐馆为业。黄家经师，闻名宁波乡里。黄以周后中举、入读经精舍、进浙江书局、任南菁山长，成为附近一带著名大文人，自然不在话下。所以，修家谱这等文化事业，邀他参与，情理之中。

朱柏庐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家、教育家，江苏昆山人。代表作有《朱子家训》（又称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），这篇家训以简洁通俗的语言，阐述了治家、修身、处世的道理，如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等名句流传甚广，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“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；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，正出自《朱子家训》。

黄以周在序文中简要介绍了上刘一族的来源和修谱过程：始迁祖启二公，宋季由茅山搬至昆亭。最早修谱的是茅山族人，主修者怀云先生，时在明万历年间；第二次修谱是康熙戊辰年，主修者张煌（字启祥）；第三次修谱在嘉庆癸亥年，主修者朱沧整；第四次修谱咸丰甲寅年，主修者沃正斌（字少南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修谱，司事首位是刘慈孚先生。此人是昆亭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人。《宁波北仑区志》有传：刘慈孚（1844～1903），一名德崇，号午亭，又号云闲子。初习八股文，及长，鄙之。日以琴、书、诗、画自娱。其画学任熊，书学姚燮，行书奔放无羁，笔法熟练，有雅致流畅气韵，喜饮酒，好吟咏，大凡家乡深山古寺皆留其题诗。凡耳目之染，悉入于诗，时人誉其“超尘之外，得林家之趣；吐词多雅，为蛟川后起之隽”，虽僻居山乡，而其诗歌意气奔放，按之物情，无不尽者，著有《云闲诗草》4卷，编有《耆旧诗拾遗》数卷。清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与虞琴合编《四明人鉴》，慈孚撰文，虞琴作画，图文并茂，数年乃成。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，张寿辅重雕再版。

六横积峙是上刘庄园，积峙刘姓悉搬自上刘。刘慈孚生前也在积峙居住生活多年，因此留下不少诗文。《诗话浙江》舟山卷收有《沈家门》一首：

海山叠叠村红霞，茅屋村村绕白沙。
趁市船归潮有信，落帆风好水生花。
荻芦烟软藏渔户，杨柳阴浓护酒家。
贾利及时夸富有，只因鱼米胜桑麻。

黄以周序文中也提到刘慈孚在这次修谱时发挥所长，精审前谱之误，以史乘校正家乘。黄年长刘十七年，差不多隔了一代人。撰写这篇序文，也是刘慈孚写信来请。一个爱舞文弄墨，一个名动天下，两家近在咫尺，引为同乡，刘向黄多有请教常与交往，自然在情理之中。黄以周参与上刘家谱重修，刘慈孚是重要因素。

作着装备，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决心，无论面对何种挑战，都毫不畏惧。一个清晨，蔡其矫站在甲板上，望着远方的海平面，海浪逐渐汹涌起来，舰艇在波浪中起伏不定。水兵们驾驶着舰艇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道白色的轨迹，如同海上的守护者，时刻保持警惕。他感觉到了大海的力量与壮美，也感受到了水兵们在保卫海疆时的无畏勇气，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水兵的敬意。他回想起自己所见的一切：水兵们在海上的坚守、对国家的忠诚以及他们与大海之间深厚的羁绊。他意识到，海洋关系到祖国的自由和强盛，水兵们在海上坚守，不仅是在保卫海洋，更是在捍卫祖国的尊严与和平——他们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蓝色疆域，成为了真正的英雄。

此时的蔡其矫若有所思，俯下身来写下了《水兵的心》：“要是失掉海/我们就没有自由/我们生来就为大海去战斗/海是祖国光荣的标志/海是祖国强盛的标志/海是祖国自由的标志……我们爱/我们守望在蓝色的大海上。”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字字千钧，它不仅是水兵们对大海的深情告白，更是对祖国的庄严承诺。从《风和水兵》对个体勇气的赞美，到《水兵的心》对群体担当的歌颂，蔡其矫完成了从“水兵魂”到“海防情”的精神升华——他让读者明白，这些在海浪中坚守的水兵，不仅是勇敢的个体，更是祖国海疆的守护者；他们的战斗，不仅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祖国的光荣、强盛与自由。

回首蔡其矫在舟山写下的五首海洋诗歌，从《舟山早春》的诗意春景，到《沈家门渔港》的春汛盛況；从《夜泊》的生命诗行，到《风和水兵》的水兵之魂，再到《水兵的心》的海防意识，他用深情的笔触描绘出舟山群岛的自然之美与精神之光。这些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们不再局限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诗人对海洋“广阔无垠、神秘未知”的单一描绘，而是让海洋从“远方的想象”变成了“脚下的生活”与“肩上的责任”——它可以是油菜花旁的雨丝，可以是渔夫胸膛上的盐晶，可以是夜泊船只的锚链，更可以是水兵手掌上的血痕。

蔡其矫的舟山海洋诗歌，不仅是“海洋”的艺术创作和海防的记录，更是对当代人国防意识的启迪：它激发着我们的海洋意识、海防精神、担当意识与爱国情怀，提醒着我们守护海疆的重要性。如今，当我们再次望向大海，不妨想起这些诗句——它们藏在蔡其矫的小本子里，藏在舟山的浪花与海风里，是一个民族对蓝色国土的深情。这些诗句不仅是文学的遗产，更是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：守护海疆，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诗与远方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